



Rex

雷克斯

——我的自闭症盲儿
和我们的音乐

[美] 凯思琳·路易斯 著
郭 辉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雷克斯

——我的自闭症盲儿
和我们的音乐

[美] 凯思琳·路易斯 著
郭 辉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Cathleen Lewis

**REX: A Mother, Her Autistic Child,
and the Music That Transformed Their Lives**

© 2008 by Cathleen Lewis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Licensed Work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Chinese simplified copyright© 2011 by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雷克斯:我的自闭症盲儿和我们的音乐/(美)路易斯著;
郭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ISBN 978-7-02-008093-9

I. ①雷… II. ①路…②郭… III. ①回忆录—美国
—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0953 号

责任编辑:欧阳韬 装帧设计:柳 泉
责任校对:刘晓强 责任印制:史 帅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8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7.5 插页 10

2011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ISBN 978-7-02-008093-9 定价 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序 曲

我牵着儿子雷克斯的手走进房间，他非常兴奋，脚步轻快有力。走近那位迎接他的女士时，他仿佛充了电一样，圆圆的脸庞上，嘴巴咧得很开，现出一个大大的笑容。那位女士一如既往地优雅——衣着完美，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笑咪咪地站在那里，等着雷克斯走近。

雷克斯的情绪非常热烈，还没等走到女士的身边，就大声说：“很高兴见到你，莱思莉。你好吗？”

莱思莉微笑着，问两人能不能握握手，雷克斯伸出的手却是那么软弱无力。这只无力的手与他充满生气、活力焕发的身体动作形成一种很明显、很不协调的对比——显得那么脆弱。但是一握住莱思莉的手，雷克斯就像被注入了一剂肾上腺素，他的手在莱思莉的手掌里突然绷紧。等把手抽回来，雷克斯欢快地上下蹦跳了好几秒钟。停下来不再蹦跳时，他的身体仍然无法自控，双臂突然在肘部弯曲，上臂迅速上下摆动，同时头也开始左右摇晃，就像一个上足了弦的玩具娃娃突然乱了阵脚。

雷克斯那突如其来又十分强烈的兴奋状态、摇晃不定的身体动作并没有让莱思莉惊慌失措。这位出色的职业人士仍然微笑着说：“雷克斯，这两年你可长高了不少。”

两年前，莱思莉·斯塔尔为雷克斯录制了第一辑电视专题节目，那时他才七岁。这次她准备再做一期专辑，展示我儿子目前的

状况。

我站在雷克斯身后，两手搭在他肩膀上，微微地给他点儿压力，帮助他的身体恢复一点儿自控。

“雷克斯，今年你几岁了？”莱思莉问道。

“九岁！”他说，好像这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似的。但他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莱思莉的问题上，他已经想到别处去了，“我喜欢你，莱思莉！”

莱思莉用同样热情的话做了回答，也许希望然后两人就可以继续下面的对话了。这时，雷克斯又说：“我特别喜欢你，莱思莉！”

“好的。雷克斯，你现在几年级了？”莱思莉问的却是她自己想问的问题，并没有理会他热情的问话。我没有说话——对我的要求是尽可能少说话——但我知道，如果不去干涉一下，会发生什么。

他又重复道：“我特别喜欢你，莱思莉。”并急切地等着她应答，就像陷在了某个循环程序里不能自拔。这一次，莱思莉仍没有做出回应，而是等着雷克斯回答她关于几年级的问题。再一次，我的宝贝儿子继续机械地说：“我特别喜欢你，莱思莉。”我开始咬住嘴唇。此情此景就像一张受损的唱片，声音断断续续，仿佛陷入僵局。

终于，房间里的另一位女士莎莉插话了。莎莉负责摄像和音效。CBS 电视台《60 分钟》新闻栏目有很多人都在场，领队的是主播莱思莉·斯塔尔。莱思莉是当天到的，莎莉则在此次采访的前几天就跟我们在一起了。她跟莱思莉解释说：“他在等你说，‘我也特别喜欢你，雷克斯。’”

我儿子有自己固定的话语程序。实际情况是，在每天的日常交流中，把这些固定话语拆开了使用，他还几乎做不到。事实上，如果莱思莉不用“我也特别喜欢你，雷克斯”这同样的话应答，他就会僵在原处，他的思路就无法继续下去。他的思维就像自动应

答的电话菜单那样,如果得不到合适的回应,就只好一直不断地回到最初的语音提示上去。莱思莉需要做出同样的应答,才能让雷克斯得到他所需要的那种完整程序。这样他才能解脱自己,才能继续回答莱思莉提出的其他问题。

莱思莉照办了,说:“我也特别喜欢你,雷克斯。”

立竿见影,他的身体很明显地放松了,他开始回答莱思莉的问题。我也放松了,尽管不像雷克斯放松得那么明显。

雷克斯刚进来时,莱思莉是站着跟他打招呼,不过这时她坐了下来。雷克斯站在她面前,这样两个人的目光是平视的。雷克斯只是放松了一小会儿,他的身体又开始了毫无关联的动作,显得激动不已。莱思莉问我是不是可以扶住他,别让他的双臂动弹。又一次,我把一只手放在雷克斯的胳膊肘上,尽可能稳住他,让过多的肾上腺素能够从他身体里排出去。不过今天看来有点儿困难——雷克斯有点儿过于兴奋了。

莱思莉继续采访。这个过程对于儿子比较艰难,他要么沉默不语,好像不明白所提的问题,要么就简单地回答“是”或者“不是”,而不再多说一句话。

莱思莉问他:“你曾经游过泳吗?”

他马上回答:“没有。”莎莉希望雷克斯独立回答问题,要求过我不要插话,除非很有必要。但是这一次我忍不住了,因为我需要稍微推动他一下,让他回答这个问题,游泳是他最喜欢的活动啊。

“但是,雷克斯,我们家有游泳池,你非常喜欢游泳,不是吗?”我提示着他,想让他把思想集中在眼前的问题上。

“那么,你喜欢游泳喽?”莱思莉又问他一次。

他说:“是的。”现在他的身体开始变得平静了,他也在尽力让自己平静。摄像机把这一切都拍摄了下来。

他没想到会碰到关于游泳的问题,也许是不相关联的上下文

把他弄糊涂了，也许是因为莱思莉用了“曾经”这个词。雷克斯能明白这个词吗？这可是个意思非常灵活的抽象词。如果她问“昨天是不是去游泳了”，他一定能高高兴兴地回答“去了，莱思莉！”或许还会补充说“我游得非常开心”。问题得很具体，还得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定，这样我儿子才能回答。

随后的很多问题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回答，直到问起雷克斯为北卡罗来纳州给他写信的几位学生写自传的事情。作为回答，我儿子无法抑制自己的热情，一字不差地背诵了整个自传，整篇稿子都背了下来。对于他来说，机械记忆是一种很容易的交流方式。背完之后，他又说了一句：“我正在学滑雪。我喜欢飞速往前滑！”这时候他完全就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小孩子。

第一阶段的采访终于结束，莱思莉起身朝舞台走去，我伸手引导着雷克斯跟上。我很高兴终于完成了一段艰辛的采访。沿着后台过道走向舞台的时候，雷克斯告诉我：“这是一个 issimo 访谈。”他显得很神秘的样子继续给我解释：“issimo 是意大利语，是‘小’访谈的意思。”他的样子似乎在透露一份珍贵的信息。我不太确定，但我怀疑“issimo”实际上是相反的意思，是“大”。我不知道雷克斯是不是真的把这次访谈理解成一次小小的事件。但是对于他——也对于我——这可真的是一个大访谈。

我很高兴能够转移到舞台上，开始访谈节目的另一部分，这对雷克斯会容易许多。这个剧场我们来过多次，可都是坐在观众席里。今天剧组里这些人租下整个剧场，不过剧场里不会有观众。我们的衣着很随意，颜色也杂，而舞台是黑色的，好像上演剧目一样布好了光，这鲜明的反差让我吃了一惊。我更注意到的是，两架巨大的钢琴静静地立在那里，仿佛在等着雷克斯，相形之下，他显得那么弱小。舞台上并排放着的是两部斯坦威演奏会大钢琴，光亮的烤漆面映衬出它们的不凡品质。不过雷克斯可没有被震慑

住,实际上,触摸到这熟悉的乐器的一瞬间,他整个身体似乎都放松了下来。

雷克斯摸到琴凳,然后对着琴键调整好自己的身体位置,小脚伸出去够上踏板。他弹奏了一下中央“C”,又用同一个手指摸了一下小肚子上的纽扣。“我正对着中央‘C’。”他如此宣布。这样做等于在说,“好了,我坐的位置非常正。”

钢琴笼罩在灯光下。幸运的是,聚光灯的强烈光线没有直接照在他脸上,他的眼睛对灯光特别敏感。他对这架钢琴非常熟悉,不过以前都是在排练室,并没有在舞台上弹奏过。雷克斯的手指敲击在琴键上,不再显得虚弱无力,反而充满了灵性、力量和速度。就像刚才的访谈一样,摄像机把这一切也记录了下来。不过这里的摄像机更多了,每个角度都有一台,雷克斯的一举一动都会被记录下来。《60分钟》节目的摄像机在各个角度就位,捕捉着雷克斯的手指和身体的每一个细微动作。

“雷克斯,你弹的是什么?”莱思莉问道。听上去像莫扎特,要么是巴赫,也有可能既不是莫扎特也不是巴赫,而是最典型的雷克斯风格。或者更准确地说,雷克斯是将古典音乐与浪漫音乐的风格融合在一起,变成自己的即兴之作。

他的回答印证了我的推测。“我不知道,莱思莉。”他这么说,“我一弹就弹成这样了。”

“唔,很好听。”莱思莉一边说,一边坐在另一架斯坦威钢琴的琴凳上。访谈真正精彩的部分将在这里进行,很幸运,因为这儿是雷克斯的地盘。

莱思莉说:“雷克斯,我有一首新歌弹给你听。我就给你弹一次,然后我想让你再把它弹出来。好吗?”

“好的,莱思莉。”雷克斯乖乖地说。

“这首歌叫《深情密码》。”开始弹的时候莱思莉报出了歌名。

她差不多要弹完第一节了，双手突然在琴键上方僵住了，她迅速转向雷克斯，不好意思地说：“我弹错了，我能重弹一次吗？”

雷克斯简单地说：“可以，莱思莉。”她又开始弹。这次她弹的时间稍微长一些，但手指还是又绊住了。她还没来得及解释什么，雷克斯已经用双手捂住耳朵，大声地抱怨：“乱七八糟，莱思莉！”

乱七八糟！就在刚才不一会儿，在回答莱思莉的问题时，他自己还是那么神态萎靡、思维一片混乱，而现在却大声喊叫着，要求莱思莉弹得准确一点。确实，任何不精准的声音好像都会让他的耳朵感觉不舒服。

莱思莉抱歉地说：“你完全正确，雷克斯，真是乱七八糟，对不起，我钢琴没有你弹得好。”她决定掉头试着弹另外一首曲目。在压力之下，她好不容易从头到尾弹奏了《我以前从来没有恋爱过》。但不同于刚才弹《深情密码》，不同于她第一次采访雷克斯时弹奏《去圣何塞怎么走》，她没有要求雷克斯听一遍后再一丝不差地弹出来，而是改变了要求。

她问：“雷克斯，你能用莫扎特的风格把这首歌演奏出来吗？”

“好的。”雷克斯简洁的回答应声而至——没有丝毫犹豫，没有丝毫考虑，没有丝毫权衡，更没有丝毫算计，他双手放到琴键上，剧场里随即充满了轻盈而欢乐的乐声，许多啼啭的颤音，许多响亮的乐段，在琴键上翻飞，如行云流水。莱思莉演奏的曲子在儿子小手的掌控下，瞬间转变为经典的莫扎特。

看雷克斯弹奏会让人惊叹。莱思莉脸上也现出了惊叹的表情。跟平时一样，弹完后，雷克斯为自己鼓起掌来，舞台上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为他鼓掌。过目成诵的记忆是一种非凡才能，但现场即刻之间完成的创造性改编则是另一个层面的本领。现在，更精彩的事情开始了！莱思莉问他能否再一次演奏这首曲目，不过要用肖邦的风格，浪漫的肖邦！

“我要把它演奏成肖邦的华尔兹。”说着，雷克斯的左手开始弹出四分之三的拍子，一二三、一二三……左手完美无瑕地在琴键上跳跃，右手的曲调也随声而至。随着节奏，极具肖邦特点的演绎出现了，时而加快旋律，纳入更多的音符，时而又像肖邦的风格那样，柔缓地将这些音符舒展开来。听到这旋律，你会不由自主地被它深深吸引，心弦被撩动，却又突然像遭到抛弃的情人那样被推到一边。

看着这一切，莱思莉开始难以置信地摇头。这个刚才还松松垮垮却又兴奋过度的孩子，似乎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身体，此刻却是节奏和旋律的大师。他怎么能够如此自在适意地操控音符？我在一旁看着，真想弄明白我儿子怎么就不能把自己控制得自在适意，就像他控制音符一样。

“雷克斯，你能再用另外一种风格弹这个曲子吗？比如像俄罗斯舞曲那样？”莱思莉问他。

“好的，莱思莉，我会再把它弹成俄罗斯舞曲。”雷克斯回答着，然后就像这舞台上正在彩排《屋顶上的小提琴手》一样，《我以前从来没有恋爱过》随即被改编成节奏抑扬顿挫的舞曲，一股推动人舞动起来的力量取代了浪漫主义。雷克斯很高兴。我们再一次鼓掌时，他变得激动不已——甚至全身又像被充了电一样。激情之下，他的身体略有些僵硬，迫使他的头不得不往后倾斜。我似乎看到，笑意在儿子的身体里堆积，最后他终于开怀大笑，他的笑像尽情而悠扬的纯净音乐一样美丽，这是能够带来笑声的欢乐的笑。

莱思莉也在笑。她大声说：“雷克斯，你真了不起！”

“是的，莱思莉。”雷克斯说，那样的自然而然，那样的实在，那样的欢欣。这时的雷克斯完全是个天真无邪的孩子。

她说：“不管我让你怎样做，你都不会做不到吧。”

他直截了当回答：“不会的，莱思莉。”

我儿子刚才在告诉莱思莉,在音乐方面,不管朝他提出什么样的要求,他都能接招。他有奇才,他相信自己不会做不到。

这是对我这个年仅九岁的儿子做的第二次专访,《60分钟》节目的摄像机再次将这一切摄入镜头,这次距离第一次专访不过两年时间。但是为什么这么快又来拍他的专题节目?这个世界不乏富有天资的孩子,还有那么多的神童,但是像雷克斯这样的孩子并不多。我这么想着,不禁有些哽咽。无论是练琴,进行奇迹般的演奏,还是仅仅做那些日常生活中最简单不过的事情,对于雷克斯都是一次次的考验,像他这样经历了如此繁多考验的孩子并不多。雷克斯是一个很特别的孩子,这一点毫无疑问。他拥有非凡的天赋,又面临着非凡的挑战。但是为什么雷克斯被给予如此多的天赋,同时又必须面对如此多的挑战?看着他为自己的音乐才能而开心大笑时,我忍不住会想,生活赋予他的到底有多少。这一切都凝聚在《60分钟》节目对他的第一次专访的开篇词里面:“以音乐说话。”那个专辑是在他七岁时拍摄、在他八岁生日之后三个月播出的。主播莱思莉·斯塔尔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这样说道:“人的大脑最奇妙最神秘的一个特征是,它能够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容纳低下智能和惊人天赋。我们会在一位名叫雷克斯的八岁男孩身上看到这一点。”

奇妙,而又神秘。雷克斯怎么能够将音乐演绎得如此出神入化,但却不能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不能自己系鞋带?他无力控制自己的身体,弹奏钢琴却又随心所欲,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矛盾?这些问题,自从我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以后,我就一直在问自己。我真想知道,是怎样的美妙神奇创造了雷克斯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复杂人。

目 录

序曲	1
第一章 开端	1
第二章 进入黑暗	10
第三章 完全颠倒的世界	22
第四章 会议	43
第五章 寻求理解	55
第六章 奇迹	73
第七章 涟漪效应	87
第八章 真实的世界	99
第九章 独开一窍的天才	116
第十章 脱节的体系	134
第十一章 个性化的教育计划	145
第十二章 余波	157
第十三章 用音乐说话	171
第十四章 音乐之外	184
第十五章 与德拉克见面	196
第十六章 按照雷克斯的节拍	207
几点思索	218
鸣谢	224
关于作者	227

第一章 开 端

不要惧怕你的生命终将结束，
而要担心它永无开端。

——约翰·亨利，红衣主教

我怀孕了，快要生了。我低头看着自己的大肚子，拥抱着它……还有肚子里的他。我们知道胎儿是个他，是个男孩子。一定不会搞错的。我们很快会给他起个名字的，必须是个完美的名字。如果不这样的话，那就不太完美了。我丈夫威廉和我本人都想要个男孩。威廉是南非人，很有男子气。而我是个假小子，或者至少以前是。得承认我仍然热爱体育运动，我爱我的丈夫，爱这个世界！我激动得有些晕头转向了，就得用“晕头转向”这个词来描述我。我傻傻地，像个小姑娘那样有点儿晕头转向！离生产只有三个星期了，我的心情越来越兴奋，肚子在隆起长大，对肚子里这个小生命的期待也与日俱增。这个小家伙有着我的轮廓，超声波检查捕捉住了那个和我一样的扁鼻子，这是不会搞错的。就在那一刻，美妙的现实真正呈现于我眼前了。

我知道，我难耐的兴奋主要是因为自己等了这么久才要孩子。绝对地说，三十六岁并不老，但是从怀孕生子的角度，就算老的了。直到我生命的第三十六个年头，生物钟才开始愈敲愈响，就像抓住我身边跟我岁数差不多的其他女人一样，也紧紧抓住了我。碰巧

我也是刚结婚。我在法国待了十二年，一心扑在工作上，在结婚前一年回到故乡，遇见了我心目中的男人，而那时他从南非出差到此不过一个星期。因为我在国外住了那么久，某种程度上感觉我们两个都是外国人。在洛杉矶一个常见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们相遇了，并且一见钟情。这是缘分，也有命运的意味。虽然我知道，一见钟情是爱情小说里的内容，不是真实的生活，但是在偌大的世界里，在芸芸众生之中，这种偶遇确实有点儿命中注定的味道。

我心满意足地叹了一口气，又拥抱了一下自己的大肚子。

怀孕期间我一点儿也不难受，也没有晨起呕吐，我参加的拉马泽分娩培训也让自己对生产本身很有信心，相信一切会很顺利。

正因为如此，听到电话里大夫说的话时，我惊讶得连话筒都握不住了。“超声波显示胎儿的脑部有一团不明物。”我觉得肚子里一阵刺痛，也许这痛在我心里？那天早上我约了去看医生，大夫在我面前看了半天超声图，什么也没有说啊！不，实际上他反而是满面微笑，所以我才一整天都兴奋不已，要做妈妈了！而现在，在电话里，他却撂给我这么个炸弹？大夫解释说，他想在给我提出建议之前，更加仔细地看看B超片子，所以才没有当着我的面说什么。

“一个月前并没有这个东西。”大夫又补充道。马上要第一次做母亲，而肚子里宝宝的脑子里竟然长了“奇怪”的东西，面对这种情形，大夫这句话能给我安慰吗？我当然知道一个月前没有这个东西。大夫是怎么想的？难道以为我不知道一个月前没有这个东西？难道以为我只记住了宝宝的轮廓，却忽略了那块“可疑”的物质？我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专心听大夫还要说什么，不过他没有再说什么。他不能告诉我那不明物到底是什么，还需要做更为细致的超声波检查才能确诊，马上就做。

经过一连串更为细致的扫描，得出了确切的诊断结果：那团物

质是蛛网膜囊肿。这就是他们说的长在宝宝脑子里的东西，一块巨大的、充满液体的囊肿。在希达斯-西奈医院，负责高清晰度扫描的大夫对我说：“是良性的。”“良性”这个词听上去应该让人有些安慰，这我知道，但是我并没有完全放松，那个占据宝宝脑部四分之一，但却根本就不该长出来的东西，大夫描述它时所使用的医学术语，我听不明白，医生就用很实际、丝毫不带感情色彩的语言告诉我，它不会危及孩子的生命。我需要马上把孩子生下来，不过大夫可以等几个星期以后再给孩子进行手术——这几周很关键，能够让孩子增加些体重，增强些抵抗力，然后再去做这个将是一个很大的外科手术。

我安慰自己，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大夫们甚至告诉我，有些成年人的脑子里一辈子都有囊肿，但他们自己根本意识不到囊肿的存在。我不禁想，这个囊肿根本就没有什么害处，只不过需要处理一下就好了，一旦手术做好了，我们就可以继续自己正常的生活了，我们“被弄坏”的儿子会被治好，我和威廉就可以继续回到我们对未来的梦想和计划中去了。

雷克斯很容易就降生到这个世界上了，没有经历生产过程的折磨和痛苦。为了避免对他的大脑带来任何伤害，采用了剖宫产。雷克斯的小脸长得像小天使——光净，纯洁，完美，不是常见的新生儿红红的、又紧又皱的样子。小脚丫上，脚趾弯曲着——到时候肯定会舒展开的——还有非常完美的小手，修长的手指，指甲的形状很精美。我没有想到新生儿会这么漂亮。还有他的肩膀呢，就像威廉作品里的点睛之笔。我和威廉等着看孩子第一眼的时候，接生的大夫们已经有些激动，纷纷赞道：“看看这个小男孩的肩膀！”这就是我们的小男孩。我们给他起名叫“雷克斯”，简洁、有力，很漂亮的男孩子名字，很适合他，是“国王”的意思。

八周以后，宝宝的体重增到十磅，大夫认为他已经可以经历一

次外科手术了。手术需要在颅骨的中间开一个四英寸的洞,而孩子的头颅比这个洞大不了多少。神经外科大夫会在囊肿的好几处开几个小孔,这样里面的积液就可以排出,像橡皮球泄掉气那样。我问大夫为什么不把囊肿整个取出,大夫告诉我囊肿太大,完全跟脑部组织长在了一起,如果把囊肿取出来,就需要把儿子的大脑取出来一半!

我让自己变得坚强,好像这样能够弥补一些雷克斯的脆弱无助。他太小了,简直经不起这么大的手术。但是我竭力让自己想,事情很快就会过去,我强迫自己控制好情感和思绪。另外,我丈夫威廉也表现得很坚忍沉默,我觉得都有点儿过于沉默了。我不知道男人是否都会这样,还是因为他是南非人,或者这只是威廉自己的方式,只不过我以前没有见过他这个样子而已。

我们在重症监护室外沉默地等待。医生告诉我们,手术很顺利——对囊肿做了窗孔穿刺。此刻,我们正等着儿子从手术监护室转到重症监护室,他会在重症监护室被监护几天。这样的等待显得极其漫长。不会有什么意外情况吧?突然一阵喧闹的声音打破了寂静,手术室通向走廊的门被推开了,一队看上去很高大的人快速地冲了过来。他们俯身在病床上方,把病床往重症监护室方向推过来。一开始,我只能看到病床上的各种塑料管子,交织成一片网,给那个我看不见的小病号提供生命的支持。这些大人完全遮住了那只有十磅重的小病人,但是没错,肯定就是他,雷克斯!我的心咚咚直跳,我自己也跳了起来!儿子在病床上被推过我们身边的时候,我努力找一个合适的位置,想看看他的小脸。大夫们就像一支球队保护着珍贵的得分球进入后场一样,不让对手有任何窥视的机会。他们疾风般经过,病床上的雷克斯显得更加弱小无助。但是,他们怎么能够就这么经过我这个母亲,而不让我看一眼儿子呢?至少我可以和他的目光对视一下吧。他们匆忙经过我

的时候，我一下子扑到床尾。焦虑和爱交织着，让我的反应异常灵敏。幸好，雷克斯的头是往后仰着的，实际上他正好面对着我。

就在那时，我看到了他的眼睛。他的目光似乎要穿透我，我觉得头脑一片空白。雷克斯的双眼凝视不动，紧盯着我，好像在等着我给他一个解释，好像在恳求一个理由。我想告诉他，“没有什么理由。”我继续看着他，而他的眼睛直盯到我心里，我感到像钢铁般坚固的爱把我和儿子凝聚在一起。尽管雷克斯一生下来我就爱他，或者说，从我最开始感觉到他在我的身体里，我就爱上了他，但此刻，我对他的爱却有新的不同——这种爱是那么朴实自然，那么强大，既有母爱，又有给他带来庇护的爱。有些母亲是在看到自己刚出生孩子的小脸的第一眼，对孩子的爱才涌上心头，有些母亲对孩子的爱则是随着时间慢慢加深，而可悲的是，还有些母亲却永远体会不到对孩子的爱。对于我，就在那一时刻，爱就像锐剑穿心，刻骨铭心。

在后来的许多年里，雷克斯那天的表情一直在我脑海里萦绕——那是一种无辜和恳求的表情——让我在夜里都不得安睡。不过我也可能误读了那紧紧盯着我的目光。作为母亲，我本来应该可以了解儿子眼睛里面到底是什么，但是我没能看透那种深切难懂的眼神，也没能超越我的自责感。只有在两个月以后，一位大夫告诉我的信息才让我了解了事情的真相。那一则消息让永远有了新的意义——时间可以流逝，空间可以移转，我怎么就没能明白是怎么回事呢？那天在医院里，雷克斯并不是在用恳求的眼光盯着我，事实上，他是永远看不见我的。现在我终于知道了。

我还记得，那个秋日的下午，阳光是多么灿烂，映照出秋天色彩的丰富绚丽。而当我听到雷克斯眼睛的实情时，太阳一下子失